



#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辉煌百年 沧州第一

## 沧州第一个团支部： 大堤东村团支部



1923年，沧州第一个团支部所在地——大堤东村刘格平故居。

五四运动后，新思想、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，对沧州地区的革命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。1920年10月上旬，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。1922年10月，受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派遣，回族青年刘格平回到家乡沧县大堤东村(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)，宣传马克思主义，创建团组织。大堤东村回族青年刘子芳和同族青年刘景泉，为生活所迫，领头组织了“穷人盐帮队”，冒险贩运私盐。为对付官府的阻截，他们购置了武器，成立了近20人的手枪队，刘景泉任队长。刘格平以盐帮队和手枪队的青年们为目标，经常到他们聚会的地方宣传革命，倾听他们对时局的看法，探讨人生的道路，向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，介绍苏俄社会主义制度，一起控诉地主的压迫剥削和军阀的反动统治，及少数民族的深重灾难。刘格平经常与刘子芳、刘景泉谈心，介绍《新青年》杂志中的文章，启发他们的觉悟。在他们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，刘格平先后介绍刘子芳、

刘景泉及乐陵县杨马连村(今属盐山县)的王俊峰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。1923年2月，刘格平在刘子芳主持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堤东支部。刘子芳任书记，王俊峰为宣传委员，刘景泉为组织委员。这是沧州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，在沧州地区树起一面光辉的旗帜。团支部成立后，通过各种社会关系，秘密发展青年团员。一个月的时间，刘子芳、刘景泉在大堤东、小堤东村发展了十几名进步回族青少年入团。其中有学生，有手枪队员，还有长工、佃户子弟。1923年4月，刘格平通过细致的工作，在沧县北小庄(今名正道村，属孟村回族自治县)发展了张义元、韩凤奎等5人入团，并建立了团支部，张义元任团支部书记。同年10月，刘格平在盐山县王帽圈村(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)建立了团小组，组长吴瑞同。11月，刘子芳在韩石桥、杨石桥、王石桥、新县、挂甲林也都建立了团小组。沧州团组织在东部得到进一步发展。刘格平在主持创建团组织的同时，还进

行了改造乡团、创建武装的尝试。1924年春，经天津团组织批准，刘格平在其父刘恒山组织的100多人的乡团中任军事教练。他把一些青年团员和南京军校的一些同学安排为乡团骨干，按照革命的要求，对团丁进行政治、军事训练。同时，他利用一切场合，向团丁讲解革命道理，灌输革命思想，试图将“防匪保家”的乡团，改造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武装。此举引起反动当局的震惊，驻孟村的奉系军阀以“乡团勾结直军，鼓动赤化”为名，抓捕了刘格平兄弟，解散了乡团。后其父刘恒山花钱，将刘格平兄弟赎回。1925年1月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，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同年，大堤东村一带已发展到10多个团支部和团小组，团员50多人。在此基础上，大堤东团支部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大堤东工作委员会，书记刘子芳，宣传委员王俊峰，组织委员刘景泉，青年委员马田，统一领导这一带村团的组织。沧州团组织的创建与发展，为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。 杨金丽 整理



## 方士英 “绣”石影的全国优秀农民工

纪梅 齐斐斐

吴桥杂技大世界的午后。“嗒嗒嗒……”一只纤细的手握住铜簪在黑石板上轻击疾走，细细密密的声音如音符跳跃。随着铜簪起落的轻重缓急，刹那间，那黝黑的石板灵动起来，散发无尽芳华。这个握簪在石板上作画的女子叫方士英，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前不久，她被授予“全国优秀农民工之工匠精神美”称号、河北省“最美农民工”称号。

救药地爱上了这种神奇的艺术。虽然一腔激情，真做起来才知道有多难。做石影雕的材质是花岗岩，正常人握上一天铜簪子也会酸痛不已，更何况还要用它来在石板上敲击。起初因为不知道怎么用，她练了整整一天后，手指又疼又肿，手腕也几乎抬不起来。但爱了，就执着地走下去。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舍不得买花岗岩板材，她就去买下脚料。一次，她捡到一块人家装修扔掉的黑瓷砖，试了试，尽管噪音太大，还会崩瓷，一不小心还可能进到眼睛里。但她如获至宝，搜罗了一些，成了她最好的“练习板”。方士英反复揣摩经典石影雕作品，反复练习，无数次失败，无数次重新开始，技艺一点点精进。

创作过程。在做人物眼睛时，她几乎屏住呼吸，生怕影响细节的刻画。当一双眼睛熠熠生辉、一张脸纤毫毕现，尽管浑身酸痛，看到石板上的作品正是自己心中的样子，她乐在其中：“那种感觉特别好！”

每一幅完整的影雕作品，都需经过上万次的敲击，凿点的深浅粗细都需要用腕力来调节，而凿点的位置与疏密程度对眼力的要求也十分严苛。雕刻过程中，绝不允许出错，因为不能擦拭涂改，错了，只能毁掉重来，落笔的刹那，便是永恒。方士英对石影雕的痴迷到了夜不能寐的程度。她常常人睡下了，脑子里依然回放着石影雕作品：哪一笔该怎么让画面更有层次感，哪一处该如何让人物更灵动……只要坐在石板前，手里握住那支沉甸甸的铜簪，她便浑然忘记了外面的世界。尤其是做人物肖像面部的时候，行话叫“开脸”，一旦开始根本停不下来。“做完了额头就考虑鼻子，做完了鼻子又开始考虑嘴巴，好奇心推着我不断往前走，我感觉雕刻的人物也在期待着能早点揭开面纱。”方士英这样描述自己的

守之传之，是她的使命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方士英喜欢把所有的灯开到最亮，与自己的作品对视。她的作品《开国大典》真实再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，而作品《大运河》更是生动展示了大运河沧州段与清风楼遥相辉映的静谧。2020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她创作了一幅钟南山院士的画像。在主图背后是一个医护人员的背影作背景。她反复揣摩那个背影上用什么图案，作品完成，为命名的事又向多个朋友求助。“我没有读过多少书。”她总是有些羞赧地说。2011年，方士英受邀随河北省文化交流团赴加拿大渥太华参加加拿大艺术节。她决定为时任加拿大总理的哈珀做一幅肖像作品。出发前，她创作完成了哈珀的面部，其余没有完成的部分是在艺术节现场制作的。独特的创作方式吸引了众多观众围观，外国友人对这样精湛的中国艺术啧啧称奇。多年的坚守，带给方士英更多的是沉静和安宁，是在世俗的喧嚣中独守一隅的厚重。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，手工创作在现代器械面前几乎全军覆没。石影雕也难以幸免。这让方士英很难过。她特意买了几幅机器制作的石影雕作品，与她的同题材作品摆在一起，对每个来工作室的人细细讲解。“老祖宗留下的珍宝濒临失传了。”她一直觉得，这么美的东西，让她遇之、得之，是她今生之幸，守之、传之，则是她的使命。

只一眼，一生深陷其中。石影雕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雕刻在岩石上的影像。创作者用金刚石为尖的钢(铜、铁)锥不断凿击花岗岩，黑色的石板上即留下白或灰、深浅不一、疏密不均的小点，从而利用黑白明暗成像原理形成摄影效果。方士英早年辍学，外出打工。第一次接触石影雕艺术时，她便深深陷了进去。回忆起当年的情形，51岁的方士英脸上依然是深深的痴迷。黑白灰的画面，比照片更立体、更有质感。而整幅画竟是由无数个大小不一、疏密不同的小点组成。当她得知这些“点”是用一种特别的“针”在石头上敲击出来时，她被惊到了。无法想象，仅靠一些细细密密的“点”，如何组成一幅画；更无法想象，用这些“点”组成这样一幅画，需要怎样的时间和精力。她无可

李国荣，热心助学20多年，“绿色助学NGO”执行人，帮助154名沧州贫寒学子上大学。他不仅联系热心人士为孩子们提供学费，还像父亲般关爱着孩子们的每一步成长

## “李叔”和154名贫困大学生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翻开手机，看着孩子们一张张从小到大的照片，李国荣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10年前，当这些孩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、为学费发愁时，是李国荣和“绿色助学NGO”组织的到来，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。李国荣是泊头市四营乡政府工作人员。20多年来，在他的奔波联络下，热心人士援手，154位寒门学子走进了大学校园。这些困难家庭的孩子们，大学毕业后，投身各个行业，为祖国建设贡献着才智和力量。他感叹：能改变这么多孩子的命运，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！

成立至今，他们资助了154人，辐射沧州11个县区，受助学生遍布全国85所大学。其中，985大学17所，211大学34所，90多人已走上了工作岗位。“不敢说这些大学都去过，但去过的学校不少。”李国荣说，这些孩子有的是孤儿、单亲，有的来自残疾、重病、意外等五类家庭。他们非常自律，学业优秀。但在与人相处、面对社会时，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各种问题。每次助学活动上，他都公开自己的电话：“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，遇到事了，一定给我打电话！”

### 一个简单想法促成爱心事业

20多年前，中国还有不少贫困县、贫困村、贫困家庭，沧州也不例外。一些寒门学子考上大学后，因为筹措不齐学费，不得不与大学失之交臂。2000年，李国荣老家泊头市四营乡四营村有个孩子考上了北师大。接到录取通知书，一家人抱头痛哭：几千元钱的学费凑不齐呀……李国荣找到《沧州日报》，在媒体的呼吁下，热心人援手以助，男孩儿走进了大学校门。从那以后，李国荣多了一份责任：只要看到生活贫困的孩子上学遇到困难，他就帮着呼吁，让孩子们上得起学。一晃10年过去了。孩子们大学毕业，走向了社会。他却发现，孩子们虽然学业优秀，却在成长和生活中出现各种问题。他开始思考，原来那种只提供资金的助学形式该变一变了。

深夜里，他接到过孩子们急切的电话。其中，多是无助和绝望。他像父亲一样挺身而出，守护着孩子们成长中的秘密，匡正着他们前进路上的航向。

### 孩子们称他“史上最强爹”

那个女孩儿的不幸发生在结婚后。大学毕业后，女孩儿在北京打工，是白领。本来一切顺风顺水，她却走进了一桩错误的婚姻，进而辞职、生子，过上了全职母亲的日子。再回首，一切都完了。当她铁了心要离婚时，多次劝她慎重选择婚姻的李国荣无语了。他不知道，到底是该鼓励她改变不幸的命运，还是让她为两个幼小的孩子着想……这些孩子，虽然长大了、工作了，心理还不够成熟，人生路上，还需要更多的关心和爱护。原本对孩子们有些严肃的李国荣，变得慈爱了。他更愿意获得孩子们的信任，和他们敞开心扉。这样，孩子们有了心事，才愿意和他说。

2010年，李国荣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联合成立了“绿色助学NGO”，专门资助沧州区域的贫寒大学生。“我们的营运形式其实很简单。每年，我先请爱心人士报出他们的助学金额，根据这些钱，我再去逐户落实当年考上大学的寒门学子。之后，会举办一个助学仪式，让爱心人士当面把钱交给孩子们。第二年，还是如此。不同的是，我们采用循环资助的形式，今年企业家A救助了学生A1，到了第二年，A就去救助B1，而A1的救助者换成了B或C……这种救助形式，也是我们长年摸索出来的。我们不想给孩子造成心理压力，也不给资助人以道德绑架，他们之间互不联系，让助学行为更加纯粹。”李国荣介绍。他是执行人，事实上，搭建爱心人士与受助学生联系桥梁的，是他；跟孩子们联系最多、奔波最多的，还是他。

“如果恋爱了，一定告诉我，我来给你们把关。”他告诉孩子们，婚姻，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步。每次想起去武汉见张欣然的男朋友，李国荣都会暗暗发笑。那一次，小伙子紧张得满脸冒汗，比见家长还紧张。事先，张欣然已经告诉小伙子：“我出身贫寒，父母是农民。你接纳我，就必须接纳我的家庭，还要过李叔这一关……”男朋友是欣然大学同学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。二人结婚后非常幸福。也有婚后闹矛盾的家庭。这时候，李国荣就开着车，专门去看一趟“闺女”。进了门，挽起袖子做饭。开饭时，会告诉“闺女”和“姑爷”，工作忙要补钙，多喝小米粥对脾胃好，还要多吃蔬菜补充维生素……家长里短，有爱，也有劝导，一顿饭，消弭了日子里的隔阂和不快。

### 总能在孩子们最需要时出现

成立这个组织之初，李国荣就定下两条规矩：一、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关注孩子们的成长。二、从资助人到执行人都用化名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孩子们只知道，来家访的叔叔、帮助联系助学金的叔叔、到学校看望他们的叔叔姓李，并不知道李国荣的名字，大家都叫他“李叔”。“李叔总能在我们最需要帮助时出现。”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杨怡安说。大三时，一名男同学向杨怡安发动爱情攻势。她原本不打算谈恋爱，但身边同学大多出双入对……杨怡安来自单亲家庭。父亲出车祸后，母亲离他们而去。怡安从小和父亲相依为命，但这种事又难以和父亲启齿。千思万想，她给李叔打去了电话。让杨怡安没想到的是，没过几天，李叔就来了，还带了一大包吃的用的。李叔和她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对话，这让杨怡安的心一下子稳定下来。她郑重地说：“李叔，谢谢你，让我对爱情有了更清晰的认识。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”还有一个孩子，因涉世不深，被校园贷诈骗了2万多元。这对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来说，简直是灭顶之灾。当她哭着打来电话后，李国荣说：“必须尽快把这2万块钱还上。你自己能拿多少钱？剩下的我来想办法！”这部分钱，李国荣是从毕业大学生爱心基金里借给女孩儿的。他说：“孩子遇到沟沟坎坎，该帮必须帮。让她还钱，就是为了让她明白，做错事必须担责。”

采访进行中，李国荣的手机响了。“李叔，今年6月份我就要结婚了，到时候您一定来呀，做我们的主婚人！”电话那边的声音，清脆而愉快。“肯定要去呀……”李国荣满面春风。他开心地介绍，是在杭州工作的受助女孩儿要结婚了。说着，翻出当年他去女孩儿家家访时拍的照片：白墙上，贴满奖状，短发女孩儿戴着眼镜，满脸青涩。再翻出一张，是女孩儿的近照。一袭红裙，长发飘飘，端庄而自信。为了能和孩子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，这些年，李国荣买了很多书，天天都在学习。他信奉“和优秀的人在一起，你也要变得优秀起来”。助学，到最后变成了提升自己。这种提高，不仅是知识上的提升，更是精神层次的追求。微信上，他们有时会畅谈人生。有一次，李国荣有感而发：“叔叔已年过五十，深深感到物质财富都是身外之物，唯有亲情才是最温暖的。”一个孩子说：“您是最富有的，100多个儿女，还都那么优秀！是不是很骄傲呀，史上最强爹！”接着，是孩子们一屏屏的接龙：“史上最强爹”……这是第一次听孩子们叫爹，李国荣的眼睛湿润了。李国荣总是说，特别感谢背后提供助学资金的爱心人士们。这些人，来自全国各地，有的连面都没见过。他必须做好这件事，才不负这份信任。毕业的大学生有了能力，也成立了一个爱心基金。他们忘不了曾经的相助，也愿意用这种方式，把爱传递下去。(文中寒门学子均为化名)

